

□ 值年园地

2011年，市科协牵线让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碧岭基地合作。这里是全国青少年科普示范基地，是袁隆平50亩超级杂交稻试验基地，有大片的果园、蘑菇园，农业科技氛围浓郁。我们增设了力学、光学、电学、磁学、激光、传感、数码、机器人、无人机，还有300多台微型机床，

使科普工作上上了新台阶。2017年，我们开辟第二个基地，增加了曲柄犁、水车、风车、石磨、石臼、微型织布机、针织机、独轮车，还有活字印刷、扎染工艺，搭建赵州桥，拆装孔明锁等，让学生体验农耕文化和传统工艺。2018年，学生接待量突破15万人次，跻身同行前列。

大学一年级纪事五则

○卫景彬（1970届力数）

今年是我们清华毕业五十周年。在这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我愿献上大学一年级的几则纪事，以感恩母校培育之恩，怀念同学友谊之情。特别难忘我们力004班，大一时被评为全校四好班。

我的恩师、清华老学长叶庆刚

老学长叶庆刚是我在中学时的恩师，还是我来清华大学的指路人。听说他两次进大学学习，第一次学习土木工程，所以学校让他教物理课，我们在课上还听他说起钻过污水管道。1946年又入清华文学院外国文学系，1948年毕业。后在国家对外贸易部工作，中英1954年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后，曾担任英国卸任首相艾德礼的访华翻译。

叶老师于1957年下放劳动被分在河北省隆尧县，后在隆尧一中任教。1962年他教我们高一物理课。他教学精益求精，严谨认真，耐心讲解，教学效果很好。物理课是高中阶段学生学习物理概念和数学应用的最好结合点，叶老师还引导我们讨论由物理课所延伸的知识。叶老师是恩

师，更是益友。1963年暑期，我还收到了暑假回北京的叶老师寄来的当年最新出版的《高中物理复习提纲和习题》，使我深受感动，难于言表。1963年暑假后回校，又购买了两本物理书，让我交给另外两个同学。后来叶老师不再担任我们高二物理课，但却一直关心我们的学习。1965年高考，我们班有三个同学都考上了清华大学，成为我们隆尧一中的骄傲。

在我去清华报到前，叶老师给了我一封信，让我到清华后与另外两同学一起去



2015年校庆，卫景彬（中）与同班同学刘建（右）、张冠忠合影

拜访程紫明教授。程教授是叶老师同窗好友，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清华校园太大了，我们不知道如何找到程教授的家。路上询问一位学长，他说正要去上课，不过耽误一会儿没关系，就把我们带到了程教授家门口，才跑步去上课。刚进清华校门，使我们感受到清华园的温暖。

程教授看完信，给予我们非常热情的接待，他教导我们要完成好从高中到大学阶段的过渡，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还要求我们多多参加体育活动，等等。这为我们大学生活奠定了一个非常踏实的心理基础，打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1978年，叶老师调往石家庄一高校任教，2007年我和夫人曾到石家庄拜访。那天叶老师和师母谈兴甚浓，叶老师说，如果有个客房能让你们住下，我们聊个通宵最好了！他又说明年有北京奥运会，我们都去北京，一定好好聊个痛快。还说到2011年一起去参加清华百年校庆。可是万万没想到，2008年1月18日叶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不能不让我们悲痛万分。

学长高季洪一席话

1965年8月底，我乘火车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清华新生接待站同学帮着把行李接走。力84班的学长把我领到食堂，帮我买了一碗米饭和一碗炒菜，对我来说真是大餐。北京的新生早到校几天，先熟悉学校环境，然后做向导帮助外地新生。在宿舍楼道里，我问墙壁上可以上下拨动的小东西是什么，张冠忠和刘建同学告诉我是电灯开关。我说我们高一才有了电灯，还是我们师生义务劳动去刨坑栽电线杆，我只见过拉线开关，感叹城里同学比农村同学见识多。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专业三年级力94班团支书高季洪学长找我谈心。在宿舍13号楼外，我们席地而坐聊了起来。他给我讲了清华大学一些历史，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良传统，学好基础课和专业课关系等，使我受益匪浅。他特别说到清华的学生，个个都是各地尖子，因此每个同学一定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同学。要谦虚谨慎，一定不能盲目骄傲。对“不能盲目骄傲”这句话，我感到很新鲜，印象特别深刻，成了我以后学习和工作的座右铭。大一期间，我到他们班借画图工具，得到高季洪、黄庆风、乔宗淮等不少学长的帮助。

高季洪1968年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工作，后任黑龙江省科学院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是黑龙江省劳动模范。1988年，我们共同翻译出版过一本译著《能源工程基础》，由当时的能源出版社出版。

京密运河劳动

我们大一第一学期，即1965年下半年，学校决定大一新生参加四周修建京密运河劳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京密运河是北京市引水工程，提供北京市民日常用水。

有一天，时爱民老师召集我和力001班团支书吴炜煜同学开会，我是系学生会中唯一的大一新生。时老师详细讲述了施工部署和要求，他的讲解条理清晰，我非常佩服他在黑板上面画的图。我被指定负责这次任务中我们系与校施工指挥部的联络。

随后我们系领导向全系大一五个班新生进行了动员。同学们热情高涨，个个摩拳擦掌。劳动工地在颐和园的北面，每天早饭后，同学们排队步行到施工工地，按

□ 值年园地

照设计图纸开渠挖土，把土运到水渠东侧的坝顶上，施工要保证河堤斜度。劳动强度很大，不一会儿大家就累得够呛，但是同学们都不累，还进行劳动比赛。不少同学手掌起了大血泡，脚底磨破了，也不休息。每天的午饭在工地上吃，下午继续劳动。施工结束后，同学们排着队，唱着歌走回清华园。

食堂师傅为同学们准备的晚饭是肉包子、稀饭，高班同学与食堂师傅都热烈鼓掌，欢迎我们劳动归来。为了同学们的健康，学校特别规定我们参加劳动的同学，在劳动期间吃饭不限定量，所以有的同学一顿饭能吃十几个包子。在粮食限量供应的年代，这确实是难得的美餐享受。施工结束后，我有时要到学校施工总部汇报情况，再步行赶到食堂，有时没有肉包子吃了，但觉得多做工作，吃饱就好。不过心里还是很想那香喷喷的肉包子的。

大一时，学校还组织了三项重要活动。一是参观在图书馆老馆举办的1957年“反右”斗争展览，二是到圆明园大水法废墟前上政治课，三是组织“红专”辩论，端正学习动机走又红又专道路，努力把自己培养成红色工程师。

参加体育代表队

入学填表时，我在“体育或文艺爱好”一栏填写爱好自行车运动。小时候我的确喜欢骑自行车，坐在车座子上够不着脚蹬子，右脚就从车的横梁下跨过去骑。

后来接到学校通知，某日到清华西门外举行测试选拔。那天每位测试同学自己挑选一辆自行车，先调整好车座高度、手闸松紧、车把高低和角度。准备就绪，发令，我们骑车向北，到达北京体育学院大

门，再转弯骑回西校门。这一测试看似简单，但是回到西门终点时，很多同学控制不住，一下车就跪倒地上了，更有甚者把车都摔出去了。我骑回来一下车，双脚着地感到脚腕非常酸软，不过扶着车把，勉强没有跪倒。

可能因为我没有倒地，就算测试合格了，被接收进入清华自行车体育代表队，通知我到自行车队参加训练。我和另外一名新生的教练是一位土木工程系1963年入学的学长，下午体育锻炼时间，每周三次，我们三人在西体南侧集合。我们新生训练用车是普通28型车，可在西操场骑几圈热热身，然后随教练骑往香山一带。有时教练让我们骑到前面，指导我们骑车姿势；有时教练骑在前面，他骑的是赛车用车型，有变速功能。他骑得快，我们要拼命追赶，后来就慢慢适应了这种训练强度。训练回来，在西体内南侧浴室洗个澡，畅快淋漓。印象特别深的是整个澡堂都是歌声嘹亮。

清华自行车队有位张立华学长，是国家运动健将，在全国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他是我们的榜样。

大一第二学期，由于我在北医三院做了耳科手术，体育老师怕我因听力问题骑车有危险，就把我从自行车队调整到男子棒球队。在棒球队训练也同样辛苦，但是充满了乐趣。由于兴趣，自行车运动我一直保持着。

感恩清华 根治耳疾

进入清华时我是带着多年的耳疾烦恼的。我患中耳炎多年，右耳膜穿孔听骨已有病症，过去请大夫治过，药物治疗效果不大，手术费用高昂，我家负担不起。但

是大夫说如不手术就有延及大脑甚至生命危险，因此我期盼能有早日根治的机会。

我把耳病的情况汇报给辅导员和班主任李栓龙老师，他要我抓紧时间去校医院看大夫。校医院耳科吕大夫很快就跟北医三院联系，安排我第二学期去三院耳鼻喉科住院手术。

1966年3月5日，我住进北医三院5楼耳鼻喉科病房。那时每个病房有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小组长是一位北京语言学院的学生，我住进后第二天他出院了，病友推荐我担任下一届组长。护士长赵大姐介绍了两位主刀大夫：科主任老吕大夫手术排得很满，需要等；年青的李大夫不用等。我想，我的病已经判定，李大夫能被分配到北医三院，业务一定错不了，就选定了李大夫。

3月8日手术那天一大早5点多，值夜高护士匆匆叫醒我，说大楼刚才摇晃过，担心出问题，要不要把病人转移一下。后来听广播才知道邢台发生地震，而震中就在我的老家邢台隆尧。国家对灾情十分关心，周总理两次飞到震中，看望受灾群众。后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隆尧县卧牛山建起红山地震台，中国地震测报事业从这里正式起步。

8点前，护士给我打了第二次麻醉针，后来我就进入麻醉状态。我只记得后来有过两次敲打脑袋，那是大夫用刀子、锤子、镊子剔除骨头。下午4点多我苏醒过来，那时已经被推回病房。大夫用手电照着让我向左右看，看五官面部肌肉是否活动灵活。大夫说没问题，效果很好。手术做了6个小时，可是不小的手术。

每天，大夫和护士都来查房关心病人，我们小组也常在下午学习毛选。我们

班许多同学都到北医三院来看我，童鲁、李建国、陆佩忠、周宗彦等同学是从清华园跑步锻炼到北医三院。有同学说，你住院落下的功课，我们帮你补上。数学课代表钱博同学帮我补习了积分部分，记得在高等数学期中考试中我取得了97分的好成绩。同学的情谊深厚无比，这些都感动着我，鼓励着我。

病友们也很团结，每人出院大家都依依不舍相送。我出院时，已出院的电子工业部和北大的两位病友都专门回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东西，我们走着聊着，一直到清华宿舍。

后来去三院复查，我专门申请看老主任吕大夫。他确实经验丰富，在耳道内取样，先去培养，研究确定是何种细菌，然后再专门配制最有效的用药。

这次手术不仅根治了我右耳乳突疾病，实际从根本上挽救了我的生命，手术后再没有发生无故犯困现象，一身轻松地投入学习生活。我万分感恩清华母校，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感恩党，感恩毛主席，这是救命之恩！

卫景彬，1970年力学系毕业留校。1988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博士学位。先后就职于清华大学力学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葡萄牙里斯本高技术学院、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1984年在力学所领导支持下筹备成立力学所研究生会并任第一任会长；1990年在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支持下，筹备成立葡萄牙华人学者学生联谊会并任筹委会主任；2003年在美国筹备成立含戴维斯加州大学在内的加州大首府地区清华校友会并任第一任会长。